

無用之用 / 王智明*

開始教書後，發覺學生常常遇到一個問題：「唸文學有什麼用？」。他們抱怨：不知道唸外文系出來能做什麼？又是為了什麼？特別是研究所的學生，對此焦慮尤深。的確，在這個以實用主義為導向的功利社會裡，文學似乎沒啥用處：此既非未來功名就的保證，亦非賺錢致富的捷徑。文學無用論於是成為外文系學生最大的焦慮。當然這個社會並不缺乏對文學的讚揚，認為文學具有豐富人生、拓展視野的功能，乃至厚實社會人文關懷、培植博雅人才的效果；當然也不忘強調文學之於語文能力的重要。然而，這些說法與其說是對文學價值的肯定，還不如說是文學無用論的最佳例證。正如某位大學校長對於人文學科重要性的比喻一樣：「如果大學是一部汽車，那麼人文學科就是這部汽車裡頭的音響。沒有音響，車還能開，但是開車的愉悅就減少了許多。」在這樣的思維裡，文學或人文無關痛癢，只能是錦上之花，而非雪中之炭。文學之用也因此肯定中被否定了，乃至被陰性化為不具生產力的家務或情感勞動——僅有撫慰之效而無生產之功。

因此，在以生產與就業為指引的社會裡，「唸文學」不事生產、不為就業，因而註定是「無用的」。也就是說，從用處思維出發去肯定文學的作法也將註定失敗：「唸文學」乃是一個心智與情感勞動的過程，其目的不在於生產出可被轉化為商品的物，或獲取多少的利潤回饋，而在於思感過程中自我的擴展、轉化與提升。在某個意義上，「唸文學」是不能被異化的勞動，因為一切的努力只反饋於自身，無法進入金錢交換的機制。於是，文學最大的用處，如同莊子的樗樹，正在其「無用」——亦即莊子所闡釋的「無用之用」。但是，文學的「無用之用」還不僅僅是莊子透視實用表相、直指存在本質的解構思維，更在於對於資本社會最根本的反抗——反抗生產等於用處的資本邏輯、反抗薪水等於價值而對生命的異化與剝削、反抗社會的僵化與無用的絕望。文學的不事生產恰恰是對社會最大、最實質的貢獻，因其紀錄並保有生命的各種樣態，並且提供了我們感知他者、思想自身的起點。藉此，文學肯定了存在最根本的意義與價值乃是自我的意識與成長，同時也提醒著被異化的身體與心靈重新出發的可能。

文學或許「無用」，但也敦促我們去反省「有用」的意義與「不義」。在這個肥貓橫行、民工困苦的年代，文學之無用提醒我們資本主義的誤用與濫用，也期待我們：社會仍待改造、文學仍須努力。

* 作者為中研院歐美所助研究員